

狂魔

青云 著

金刀

上



狂魔金刀

青云 著

上册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9

《狂魔金刀》

内容介绍

吕梁派掌门人刘琪被人施毒计死于同门之手，遗孤刘山在深山被恩师收养，七岁时恩师被神秘人谋杀。小刘山与虎为伴，又食仙草神药，埋名山野，苦练神功。15岁独闯江湖，寻找杀父仇人，重振吕梁雄风，只身上青城、闯滇池，路遇侠女武小凤、洪蓄相救，引出一段恩恩怨怨的恋情，后又得善良美丽的卿云仙子相助，细腻地刻划了武林中少男少女患难之际纯真的恋情及微妙感人的心态。

本书故事曲折，伏笔纵横，悬念迭起，杀机四伏，波澜横生，一环扣一环，情节紧凑，勾人心魄。无论是刀光剑影的厮杀，还是情意绵绵的恋情，只要您打开此书便会欲罢不能。

《狂魔金刀》

目 录

- | | | | |
|--------------|-----|--------------|-----|
| 一、吕梁遗孤 | 1 | 八、滇池大会 | 271 |
| 二、初涉人世 | 44 | 九、群雄相争 | 317 |
| 三、始露锋芒 | 90 | 十、杀父仇敌 | 362 |
| 四、以身配姻 | 135 | 十一、意会神罡 ... | 392 |
| 五、乱搅乾坤 | 180 | 十二、行侠仗义 ... | 406 |
| 六、青城乱敌 | 193 | 十三、大漠除蛊 ... | 450 |
| 七、腥布血雨 | 226 | | |

一 吕梁遗孤

茫茫漠野！

冰封雪冻！

远天一线暗沉沉的影子，是“积石山”。

四面全是莽莽苍苍，一望无际的雪野。

雪野边缘，孤零零地，耸立着一栋二椽茅屋。

茅屋四周，丛生着许多仙人掌之类的植物，盖满了雪，像是一丛一丛的银树。

偶尔有两三饿慌了的秃鹫，掠空低飞，寻找死人死兽的尸首裹腹，不时发出一声声令人心悸的惨鸣！

朔风呼号！

那栋二椽茅屋，在朔风里摇摇晃晃，“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

茅屋里，东首一间，高燃着熊熊木炭，一张兽皮重叠的粗木榻上，躺着一位如霜鬓发纠结，精神十分萎顿的老人。

火旁边坐着一个七八岁的，粉装玉琢，前发齐眉，发后披肩，鼻如悬胆，唇红齿白，星目流辉，虽然衣服褴褛，依然人见人爱的胖男孩儿。

这孩子，睁大着黑白分明，隐泛泪光的点漆双眸，怔怔地，注视着木榻上那位精神萎顿的老人。

老人忽然微睁双目，沙哑着嗓音，缓缓道：

“山儿，你去把中间屋里，供桌上供奉着的黄包袱，捧……捧进来……唉！一年不如……一……年，今年怕……怕是难逃大……大限了！……”

山儿伸出粉嫩白胖的小手，揉着泪眼，微带哽咽之声道：

“大爷，您身子不好，歇着吧，又想着那包袱干么？”

别看他小小年纪，说话却是有条有理，老人慈祥爱怜地，看了山儿一眼，沉吟有顷，轻叹一声道：

“好吧，不要去了。山儿，你把我的长衣裳找出来！”

“怎么了？大爷，您冷啦？”

老人瞋目喘息了一阵，点点头道：

“嗯！我有点冷你快给我找吧。”

山儿站起身来，从那老人卧着的粗木榻下，拖了一只陈旧不堪的破篓子出来，揭开盖子，在里面慢慢翻寻……

翻着翻着，山儿忽然抬起头道：

“大爷，什么是‘大限’？”

老人微诧道：

“什么‘大限’？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山儿眨眨眼睛道：

“您刚才不是说‘难逃大限’么？大爷！‘大限’是个什么东西？和那边山上那些吃人的野狼一样是坏东西么？”

老人这才想起，自己果真是说过“难逃大限”，不由苦笑道：

“哦！你是说那个大限。山儿，你小小年纪，却是遇事寻根究底。唉！你是太小了，大爷怕是不能够教导你成人了！”

山儿小嘴一扁，哽咽道：

“大爷，您不要山儿了？”

但当他一眼看到老人珠泪潺潺，便赶紧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低头喃喃道：

“大爷，您别……别伤心了，山儿这儿给您找衣裳哩！”

说着说着，随手就翻了一卷长圆形的蓝缎卷儿出来，山儿捧起那蓝缎卷儿，送到老人脸前道：

“大爷，这个是不是，嗯！真沉！”

老人无力地膘了一眼，缓缓道：

“是的，唉！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个了！”

山儿兴冲冲地，拿着那长衫卷儿一抖，只听“当”的一声，一柄形式奇古的连鞘长剑和两本破书，从蓝缎长衫之中，掉了出来。

老人一眼看到那柄长剑，突然“霍”地一下，坐了起来，双目精芒四射，显得十分振奋，与适才那困顿神色相较，判若两人。

倏见那老人微一凝神，瞬即精神抖擞的，探手一把抓起了那柄连鞘长剑，声音微微颤抖地，大声道：

“两剑一刀，武林之豪。唉！如今……当年凌云壮志，而今过眼云烟，唉！谁知道我啊！……”

山儿睁大了黑白分明的双目，十分不解地，怔视着老人。

老人突地匆匆拿起那件蓝缎长衫，三把两把地穿着好了，牵着山儿，掀开兽皮门帘走了出去。

看他这等龙马精神，那里像是如他所说的“难逃大限”之人？

跨过房门，到了中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除了当面一扇大门，屋子里就摆得有一张粗陋不雅的白木方桌。

方桌上，燃着一盏长明灯，供着一个扁扁的，灰堆尘积，想是多年不曾有人动过的黄绫子包袱。

老人牵着山儿白胖的小手，走到方桌前方，对正那黄绫子包袱，恭恭敬敬地，倒身下拜。

山儿随着老人身后，跟着老人一同下拜。

老人大拜了二十四拜，这才站起身来，取下那个黄绫子包袱，轻轻掸去上面的积尘，解开捆在包袱上的黄丝飘带，将它缓缓打开。

山儿怔立一旁，见状急道：

“大爷，您快回去躺着去，当心回头着了凉，又得咳个半天。”

老人一言不发，自顾一层又一层地解那黄绫子包袱，解了十几层，这才拿了一块痕迹斑斑，旧得发了黄的破白布出来。

映着明灯闪烁不定的光芒，老人看着托在掌中的那块破布，念道：

风雷历劫，令出惊魂……

河洛存图，九宫存秘……

五百年一度黄河清……

奇峰之巅，重泉幽处……

执武林之牛耳，察而不……

若清风抒卷，月照疏林……

老人念着这一篇非诗非词，非歌非赋，残缺不全的文字，突然悲从中来，哀恸之深，竟至泣不成声，血随泪落！

山儿莫名其妙，傻瞪着两只大眼睛，怔怔地看着老人。

半晌，老人捶胸顿足道：

“天啊！十几条武林高手的性命，一场怨德难分的冤仇，所得者，不过如此而已，天啊！……”

山儿惊骇莫名，颤声道：

“大爷……”

突然，茅屋大门，陡地“砰”一声，飞了起来……

随着呼号咆哮的北风，随着飞溅而来的残冰碎雪，屋外扑进一位周身透湿，满面疤痕，奇丑无比的褴褛穷汉。

这穷汉手中，抓着一根铁短棒，凶神恶煞一般，进门便狠狠瞪视着老人，像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老人正在悲恸之际，突来这不速之客，不由有些发怔。

穷汉突然一个转身，随手一把抓起山儿，单臂抡圆，摔飞出去，那等疾摔而出的力道，何止千斤？

怔神而立的老人，见穷汉对山儿猛下毒手，登时惊怒交作，奋力劈出一掌，将那穷汉劈退一旁，他自己疯虎一般，向被摔出门外的山儿，纵身跃去……

并听他大叫了一声：

“山儿！”

那叫声，不大像人喊出来的，敢情老人急怒之下，连声音全都炸了！

在老人心目之中，年方七岁的山儿，虽然也曾扎下了深厚的武功根底，毕竟是黄口小儿，经人如此重手摔出，哪里会还有命在？

是故老人急怒之下，迫不急待地飞跃而出，只想在山儿尚未落地之前，能够饶天大幸，将山儿接住，哪里还顾得到盘问那穷汉的来意。

正因救人心切，老人竟也不曾想到要收起供桌上那残缺

文书，听任穷汉“哧哧！叭嚓！”一阵乱捣，文书撕成粉碎，连供桌一并打毁。

谁知老人跃出茅屋，突然惊喜交集的“咦”了一声，停步不前……

原来山儿已然在摔出力道将尽，身形快要下坠的俄顷之间，半空里蜷腿躬身，抱头坐腰，轻灵已极的打了一个元宝跟头，半空折转身来，双臂一张，十分美妙的，飘身落地，飞絮沾尘一般，毫发无伤。

这手功夫，乃是当代武林之中，号称一绝的“吕梁派”无上轻功中之“飞龙在天”一式，自从数年之前，“吕梁派”硕果仅存的一时人杰“吕梁三侠”兄弟，无缘无故，突然与十余位武林名手，一起失踪之后，“吕梁派”后继无人，这一派武功，自此不再见于江湖，不意于此时此地，竟在山儿身上看到。

山儿小小年纪，施展这等绝世轻功，竟然分寸、部位、火候，全都恰到好处，老人不禁心中一动，十分诧异。

但以爱心甚切，当下并未追究，执步跃起，飞纵到山儿身边，老泪纵横，紧紧地将山儿抱在怀里。

山儿天真浑噩，哪里知道老人心中想些什么，睁大着黑白分明的澄澈双眸，问老人道：

“大爷，他为什么要摔山儿？他是在考验山儿的功夫吗？他是谁？怎么那么难看？您叫他来的么？”

老人一个劲儿紧紧抱着山儿，喃喃唤着：

“山儿！山儿！……”

山儿一连串问了他那许多后，他是一句也不曾听见。

那满面疤痕的丑陋穷汉，此时已从茅屋中飞步走出，双

手紧握住铁短棍棍头，上步一式“推波助澜”楞往老人迎头砸下……

看他那满头青筋暴起，怒目切齿之状，这一棍怕不是集满心怨毒，恨极出手，连吃奶的气力，也全都使出来了！

山儿倚偎老人怀中，突然看到穷汉一棍劈来，吓得惊呼一声：

“大爷，你看……”

听风知警，老人早已发觉，百忙中双脚一错，垫步起身，斜向右前方拔高数尺，并不曾将山儿放下。

半空中展步挪移，老人带着山儿，已经斜落在丈余开外。

穷汉一棍劈下，老人带着山儿，以毫发之差，闪身避开。

只听“砰”的一声，镗铁短棍捣在那冰冻得坚逾钢铁的石地之上，冰飞雪溅，砂石四射，不只捣穿了原达数尺的积雪坚冰，并还将石地捣出了一个尺多深的坑，这一棍之力，煞是惊人，若是打在人的身上，怕不是血肉横飞，当场毙命！

穷汉却也因用力过猛，一时收势不住，向前一个俯冲，步履踉跄，恰好从山儿身旁窜了过去。

山儿心恨这穷汉下手太狠，几乎将自己连大爷一棍打死，遂即一矮身形，伸出左腿，在穷汉两脚之间一拨，迅速长身出掌，在穷汉肩上推了一掌。

电光石火之间，一拨一推，拿捏得恰是时候，登时便借了那穷汉本已踉跄前仆的冲力，将他摔出了一丈来远。

内家拳技，讲究的以静制动，以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不虞这年方七岁的山儿，也懂得这等上乘手法，且还施展得干净利落，恰到好处。一拨一推之下，只听穷汉“吭”的一声，摔得浮雪四溅，仆倒雪地之上，晕了过去。

山儿拍手笑道：

“大爷，您常说四两拨千斤，山儿今日才知道这个妙处，这么一条大汉，竟在山儿手里弄了个狗吃屎。”

要知道老人本已是风烛残年，只因自知大限临头，要紧之事，不能不预作交待，这才强提一口真气，想要将那黄绫包袱之中那块破布的根源，告诉山儿。看他那等谨慎虔诚的态度，悲伤惨痛的神情，那黄绫包袱中的破布，关系必然还是不小。却是万万也没能想到，阴错阳差，竟在这等紧要关头，那穷汉无端闯来，突生变化。

以致老人不只是没能将要事交待山儿，并且还连那一块破布，也叫穷汉毁了。而那穷汉，又像是挟如山重恨和似海深仇而来的一般，出手这等狠毒。

老人当下调息片刻，略匀真气，便伸手点了那晕倒在地上的穷汉的四处要穴，并将穷汉挟起，喘息道：

“山儿，进去！”

山儿小嘴一扁，娇声道：

“大爷，山儿还想在外面玩玩！”

老人沉声道：

“山儿，进去！”

山儿看老人已微有怒意，虽不情愿，但也不再坚持，忙道：

“大爷，您别生气，山儿进去就是。”

老人长叹一声，挟住那闭住了气的穷汉，走进茅屋之中。

山儿在老人身后，扮了个鬼脸，蹑手蹑脚地，轻轻地跟着走了进去。

老人放下穷汉，重新将大门上好，一眼看到那被穷汉撕

碎的破布以及四分五裂的供桌，叹息良久，黯然道：

“也罢，从前之事，就让它从此一笔勾销。”

他却不曾想到，这从前之事，不只是没能够“一笔勾销”，反而因他如此存心，日后竟然多添了许多本可避免的烦恼，引起了绝大风波。未来之事，想是冥冥中早有安排，暂不提它。

却说山儿无意之中，拾起地上一小块破布碎片，脱口念道：

“风雷历劫，令出追魂……”

老人全身一颤，急忙问道：

“山儿，你念的什么？”

山儿一派天真，兴冲冲地问道：

“大爷，撕碎了不打紧，山儿全记住了。”

老人闻言，面色大变，频频摇头，喃喃道：

“天意！天意！我怎么忘了这孩子过目成诵，入耳不忘！……”

山儿圆睁双目，心中也甚不解，暗忖：

“往日我读书练武，大爷常说我过目成诵，入耳不忘，很是欢喜，怎么今天听说我全部记住了，竟是摇头不止，莫非我记错了么？”

但经他细细一想，却又似乎不错，因而越发不解。

此时，老人已然抱起那穷汉，撩开东首房中的兽皮门帘，面色十分沉重地，走了进去。

山儿一语不发，搬动两条小腿，跟在老人后面。

老人进房，将那穷汉放在火边，细细端详一番，满面不解之色，伸手将那穷汉被封的穴道解了，那穷汉登时醒来。

老人双目忽射寒光，瞪着那汉子，沉声道：

“尊驾是谁？与老夫有什么不解之仇？”

那满面疤痕的穷汉，两眼充满了怨毒的光芒，狠狠地盯着老人，吃力地欠身坐起，伸出右手食指，在地上写着：

“秦坤毁容吞炭，找了你五年，我好恨、恨、恨、恨……”

他竟一连在地下画了十几个恨字，指甲与石地相磨，翻了过来，血渍淋漓，他还在不停地画那“恨”字，想来他心中对老人的恨毒，当非车载斗量之所能形容。

老人惊讶之极的，轻声叫道：

“你就是‘一条棒杆镇江东’秦坤么？”

穷汉傲然地点了点头。

老人长叹一声，沉思有顷，指着山儿道：

“秦坤，你可知道这孩子是谁？”

秦坤看了山儿一眼，伸右手中指，写了两个字：

“孽种！”

老人“呸”的一声，叱道：

“秦坤，亏得你还毁容吞炭，自命忠义，你竟然险些摔死了你那恩主的后人，你怎敢骂他作‘孽种’？”

秦坤写道：

“谁相信你？”

老人立即向山儿道：

“山儿，你把你那块玉珮给他看看。”

山儿满面疑诧之色，看看秦坤，又看看老人，然后解开棉袄前襟，探手项下，摘下一块血红色的晶莹玉珮来，交到秦坤手中。

那晶红玉珮，长约两寸，宽约一寸，正面用赤金嵌就一柄九耳八环金背刀图案，反面镌着一个篆文“岳”字。

“一条棒杆镇江东”秦坤乍见玉，丑脸立时抽搐起来，接过玉珮之后，更是双手颤抖，珠泪泉涌，仿佛见玉珮如见故人，既亲切而又悲恸无比。

他将那玉珮捧在胸前，情绪十分激动地，怔了半晌，伸右手中指，在地上写道：

“恩主家破人亡，‘血玉金刀令’自然落在你手中，何必骗我？”

要知这“血玉金刀令”，在当世武林之中，与少林“绿玉韦陀令”，昆仑“铁铃云拂令”并驾齐驱，号称“武林三令”，威望信誉，两皆傲视江湖，从来无人敢于轻视。

独有这“一条棒杆镇江东”秦坤，捧令在手，竟然对这“血玉金刀令”发生怀疑，认定它不复具有威信，并且还意在言外，指称老人系巧取豪夺而来。

老人双眉紧皱，沉声道：

“秦坤，‘两剑一刀，武林之豪’，你信不过老夫么？”

秦坤满面悲愤之色，写道：

“秦某一身功力，毁在你的手里，杀剐听便，你却不须骗我，反复无常，自残手足的小人，更无须在我面前叫字号。”

老人看了，长叹一声，忽向山儿道：

“山儿，你到书房里玩去，不听呼唤，不许过来。”

并将秦坤手中的“血玉金刀令”接了过来，连同篓子里翻出来的两本破书和那柄形式奇古的长剑，一并交给山儿，又道：

“玉珮带好，这些一起拿到书房去。”

山儿怔怔接过，看了深陷痛苦之中的秦坤一眼，极为不解地退出房去。

刚一出门，老人紧跟着便将房门关上，山儿只好冷冷清清地，抱着破书古剑，穿过中间厅堂，走进西首房中。

西首这间茅屋，陈设简朴，两橱一桌，数张木椅，地下也生有一盆炭火，窗明几净，颇有几分书房景象。

橱中是典籍图书，桌上是文房四宝，东首墙上，挂着一件血渍斑斑，污秽破旧的灰白长衫，相形之下，极不相称。

山儿走进房中，埋首坐在火盆旁边一张木椅之上，凝视熊熊炭火，怔怔出神……

北风依旧狂呼，且比先时更为猛烈。

雪花虽然不再飘落，但因风势所激，搅得雪团雪片满天飞舞。

时光，也就随着狂呼的北风声中，悄悄逝去……

蓦听老人叫道：

“山儿，过来！”

那声音，显得异常软弱，凄凉，但又是那么急迫！

山儿从迷惘中忽然惊醒，急忙跳起身来，匆匆赶了过去，但等他到东首房门外时，那扇房门，却依然紧紧关住。

于是，山儿拍着房门叫道：

“开门，大爷！大爷！开门！山儿来了，您开门嘛！”

只听老人在房里喘息咻咻地，嘶哑着嗓音道：

“山儿，你先找点东西堵住鼻孔，用力震开房门，而后赶快倒纵过去，回到书房里去，能纵得越快越好……”

接着，便是一连串急剧的呛咳！

山儿十分惶急，忙道：

“大爷！大爷！您怎么了？”

老人忍住咳嗽，喘息道：

“快！快！照我的话做，过了就来不及了！”

山儿不敢再问，急忙撕下一角外衣，弄了两个布卷，堵住鼻孔，微一运气，蹲了一个坐桩，伸出两只雪白粉嫩的小手，照定房门全力推出，并道：

“大爷！山儿推门了！”

只听房门“咯吱！咯吱！”响了两声，蓦然“砰”的一声，登时倒了下去。

山儿那小小身形，因是用力过猛，不只没能倒纵回来，反而一个踉跄，差一点跌过门槛，扑进东首房中。

倏即从东首房里，劈出一股凌厉掌风，将山儿那小小身形，震飞起来，两个空心斤斗，倒退回西首书房，平安无事。

片刻功夫之后，老人也就跌跌撞撞地，走进书房，想是年老力衰，支持不住，进得门来，便颓然倒地！

山儿小小年纪，哪里会去想一想老人有什么变故，只知道老人既然倒地，便该前去扶他，遂即纵身扑了过去，急呼：

“大爷！大爷！”

他本是一片赤子之心，满心要将老人扶起，谁想老人看他一动，立即就地滚开数尺，声嘶气喘地叫道：

“别碰我，快关上！”

山儿一怔，只好泪眼婆娑的，将房门关上。

老人却又嘶声叫道：

“找东西把门缝塞起来！”

山儿不知道为什么，睁大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怔怔地看着老人，却不曾立即找东西去塞门缝。